

王永元「評印順法師《心經講記》」讀後

釋昭慧

王永元先生著「評印順法師《心經講記》」一文，刊在《內明》第二三四期（頁三—五）。有人從香港寄給我，想聽聽我的意見。我讀完之後，對王先生開口「天台」閉口「天台」的忠誠，頗為感動。但是對他因印公不遵台教而釋《心經》，於是斥其為「謬」，則不敢苟同。專從王先生本文來說：

一、印公《心經講記》將人生諸苦分作三類，這只是將聖說「八苦」加以歸類而已。這是從表象的層次分析「苦」。若再分析到深層，則「苦」因於惑業，業惑由分別，分別由戲論，戲論依空滅。（見印公著《成佛之道》頁三五二）。這不過是一般佛學通識而已，王先生實不必以為印公不懂，而作「其實何嘗如此？人生諸苦，乃因不悟解諸法空性所致」之論。《大智度論》說：「先分別諸法，後談畢竟空。」說法要留意次第的，《講記》是「講」給一般人去理解，而不是說給人去猜的。

《講記》說解苦方法有二：第一是治標。「充實自己，增加反抗力量，使苦痛在自己心中沖淡，不生劇烈的反應。」王先生謂：「此一方法，誠令人不解。苦痛已生，如何反抗？若如此

言，則刀劍鑽身，水火逼體，但須增加反抗，便得解脫乎？真謬言也。」這番「不解」之詞，才真是「謬」呢！氣功師及高明的武者，「充實自己，增加反抗力量」而令刀劍無傷於身的經驗沒聽說過嗎？「充實自己」的游泳常識，並透過鍛練以「增加」浮出水面的「力量」而不畏「水逼體」之泳者沒見過嗎？童叢跳神，還可以上刀梯或蹈火呢！沒人把這叫做「解脫」，但他們比凡人更有本事「解除」刀兵水火之苦，則是事實。再者，各種心理痛楚，可以用「充實自己」的方式填補，可以靠時間來療傷止痛以「沖淡」之，這些，連心理學家和婚姻諮詢家都知道，何以閣下如此「不解」？而生理疾病，也有許多是透過運動、飲食或藥劑，「充實自己」的體能，或「增加」免疫「抗」體的「力量」而消解的。這些健康常識，如果閣下都「不解」，則是誰之「謬」？豈不昭然若揭？

第二方法為治本之道：「消失苦痛的根源。」印公說：「我們要消除苦痛，非先從內心的愛欲和知見改造不可。」這話無法挑理了。所以王先生只好用「稍似近理」應付一下。但他緊接著又把「改造」二字拿來數落一番，認為「二惑當「破除」而非「改造」。其

實初學若不先從心理和行爲「改造」一番，又從何「破除」起？看來三學內容及其次第，王先生還有待「充實」。至於其「破見思」……非般若之正義」云云，更屬蛇足。蓋此處但說「除苦」之道，請問見思惑除後，可還有「苦」？王先生說印公「深經淺釋」，其實《心經講記》釋「般若正義」「深義」之處多矣！但印公還重視淺深次第，王先生卻不分層次，顧左右而言他，把無關「除苦」主題的事東拉西扯一番，還說印公在「以世智爲般若」。

談到「世智」與「般若」，我們倒要問問：難道「般若之正義」不須經加行位之「世智」而可驟得？難道王先生的「性空」、「見思」、「分段」、「變易」之類術語都是與「世智」無關的「般若正義」？別忘了：真正的「般若」或「第一空義」，是「言語路絕，心行處滅」的，凡有言說，都還在「世智」上打轉而不脫「戲論」！若無淺深次第，口口聲聲的「性空」、「般若」也不能稍有裨益於「愛欲」和「知見」的破除，就更別說什麼「變易生死」了！

所以王先生因印公釋苦及苦滅之道而作的「何嘗如此」、「深經淺釋」之議，可說是把人家正打地基的工程拿來嘲笑一番，而妄自構畫摩天大樓頂層的藍圖。

二、王先生因《講記》以三法印貫通一實相印，乃斷定這是「以聲聞三法印釋般若第一空義」。其實以此責備印公，不如此此責備龍樹——而他是王先生再三稱道之《中論》的作者。

龍樹在《大智度論》卷二二（大正二五·二二二中、下），即點出三法印即一實相理：

「摩訶衍中說諸法不生不滅，一相，所謂無相。此中云何說一切有爲作法無常名爲法印？二法云何不相違？答曰：觀無常即是觀空因緣。……無生無滅及生滅其實是一，說有廣略。」

然則作者侈談「第一空義」，把《講記》的「要了解空」，須從

「諸行無常」等三方面去理解之說，妄責爲「謬」，實不啻是責龍樹以妄謬。如此則廣引「謬」人之《中論》以自圓其說，豈不是自打耳光？

其次，作者又將印公釋「諸法無我」的「因緣假合」義拿來數落一番說：「《中論》中明白顯示因緣無性，故無因緣。」不客氣說一句：這簡直是大邪見！這是「撥無因果」的「惡取空者」，正是《中論》所要摧破的邪執之一。故《中論》卷二（大正三〇·一八下）偈云：

「大聖說空法，爲離諸見故。若復見有空，諸佛所不化。」

以王先生解「空」的程度，不落入虛無主義已夠幸運的了，還談什麼「般若之正義」呢？

作者又引了一連串《中論》破四緣之偈。那些偈頌，可不是王先生所說的「因緣無性，故無因緣」，王先生的詮釋，正暴露其不解「般若的正義」。《大智度論》卷三二（大正二五·一九六下）云：

「般若波羅蜜於一切法無所捨，無所破。……佛說有四緣，但以少智之人，著於四緣而生邪論，爲破著故，說言諸法實空無所破。」

然則《中論》所破者，爲執四緣實有自性之知見。但徵諸講記，從無一言說到「因緣生法」是實有自性的，反而明確地說道：

「此流轉中的緣起法，其性本空，無實體性，……還滅門中的清淨法也是緣起的。……緣起性空，此無明滅到老死滅，當然也是空無自性了。」（頁二〇〇—二〇一）

請問：這叫做「執因緣生一切法」嗎？這「有違於《中論》之所謂嗎？這「實是邪執無疑」嗎？

三、王先生因《講記》依五蘊之我法因緣生而明空，於是又責

其「堅執有因緣條件」，說他「不達第一義空」。這和前陳過失如出一轍，都是把別人的言說叫做「堅執」，而自己卻說個不停！其「果若是空，因必非實」，本與般若正義不相違失，但加上「故知無果，亦無因也」，就不但是「蛇足」，而簡直是大邪見！《中論》所謂「諸佛所不化」者，正是此輩！「因必非實」，但如幻因果又何必撥無？「無果」「無因」的「邪執」比那「實有因果」的邪執更糟糕——請記住這個「般若正義」！

而《講記》釋「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」二語云：「不異，即不離義，無差別義。色離於空，色即不成；空離於色，空亦不顯。」王先生謂「此語令人無從索解」，其實「異」、「離」二字可以互訓，這是中文基本常識，作者竟會「無從索解」，才真「令人無從索解」呢！而「色離於空，色即不成」，這不過是《中論》卷四「以有空義故，一切法得成；若無空義者，一切則不成」（大正三〇·三三上）的註脚而已；「空離於色，空義不顯」，這也是《中論》卷四「若不依俗諦，不得第一義」（大正三〇·三三上）的註脚。王先生「無從索解」，豈不正表示其對中觀論義之隔閡嗎？然則到底是誰「不達第一義空」？王先生何不靜心思量！

我看王先生聲聲斥「謬」，主要還是因為印公認為三觀三諦不符合般若經義，並認為那種將《心經》判為「即空即假即中的圓教了義」的說法，是「照著自己的情見而妄說」，激起了天台徒裔王先生的護法熱忱。但是請王先生平平氣，好好想想：

1.《心經》之中，可有哪一字哪一句透露你那「即一而三，即三而一，三一二三，不可思議」的「天台心髓」呢？

2.你說「一切大乘經論，皆明斯旨」，是否太想當然耳了呢？想通了這些，你就不會再「有疑」於《講記》，而責之以「謬」了！

[編者按：有關印順法師《心經講記》，本刊歡迎來稿討論，但為使討論不致糾纏，謹訂截稿日期為十一月底。]

（上接第8頁「原始佛學經典《阿含經》」）
《寂志果經》。

東晉十六國至南北朝初年，東來的印度及西域譯家全文譯出整部《阿含經》，包括：

《長阿含經》二十二卷，凡三十部經。譯者罽賓沙門佛陀耶舍憶誦，涼州沙門竺佛譯作漢文，道含筆錄，譯於長安。該經篇幅長，有斥破外道之內容。

《中阿含經》六十卷，凡二百二十二部經。東晉隆安元年至二年由僧伽羅叉憶誦、僧伽提婆譯出，道慈筆錄，譯於建康。該經篇幅中等，宣說原始佛教基本教義相對集中。

《雜阿含經》五十卷，凡一千三百六十二部經。南朝宋初，印度僧伽求那跋陀羅來華，於建康口授，寶雲漢譯，慧觀筆記。該經單品篇幅短小，大多為數百字，有的甚至僅十幾字，二三十字。內容有把根據不同對象宣說佛學教義的經文編纂在一起的傾向。

《增一阿含經》五十一卷，僧伽提婆在東晉隆安元年譯於建康，道祖筆錄，共收四百七十四部經。因經文按法數（將佛法按義分類，冠以一、二、三等序數字，如三寶、四諦、五蘊、六處等）順序從一法序增到十法、十一法，依次編纂、故名。

（完）

註：

①②③梁啟超《中國佛教研究史》第二九〇頁、二七一頁、二七三頁。

④〔英〕渥德爾《印度佛教史》第一八四頁。

⑤呂澂《印度佛學源流略講》第一六頁。

⑥丁福保《佛學大辭典》第一三二一頁。